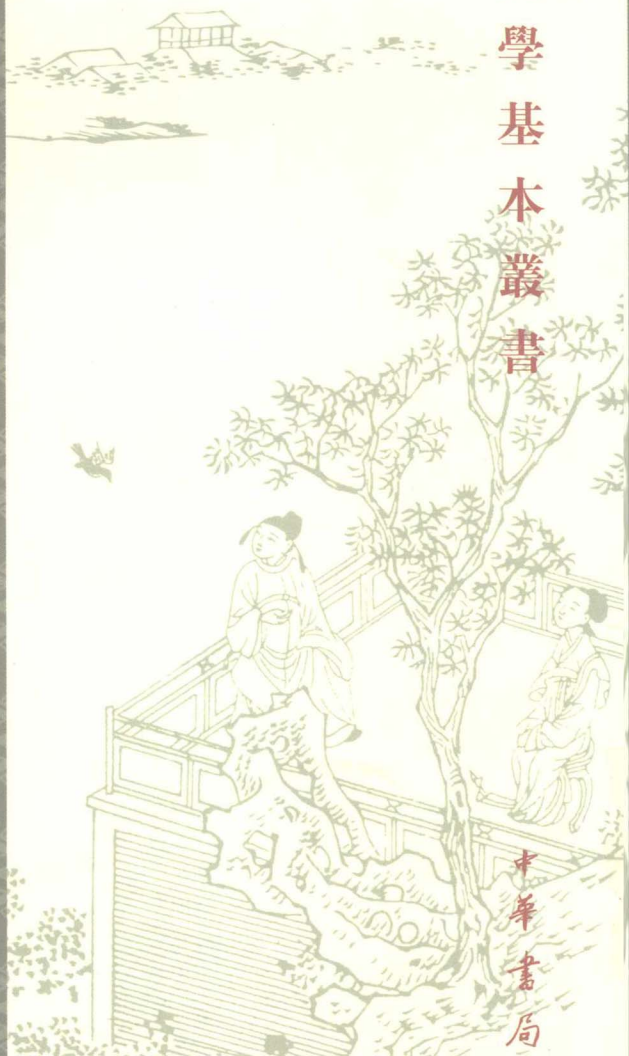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丁卯集箋證

上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丁卯集箋證

上冊

〔唐〕許渾撰
羅時進箋證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丁卯集箋證/(唐)許渾撰;羅時進箋證. - 北京:中華書局,2012.7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8784-0

I. 丁… II. ①許…②羅… III. 唐詩-注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44222 號

責任編輯: 郁震宏 俞國林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丁卯集箋證

(全二冊)

[唐]許渾撰

羅時進箋證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8½印張·4 插頁·62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88.00 元

ISBN 978-7-101-08784-0

序

古詩箋證之事，肇始於毛亨爲《詩三百篇》作傳，東漢鄭玄據傳作箋。後代箋詩，拓其圍於《詩三百篇》之外，蕭統《文選》選錄古詩至夥，唐李善暨五臣俱爲之注。此言詩總集之注也。於詩家別集之注，其多無過杜甫詩集，千家注杜，號爲壯觀。迄於清代，詩家箋注，已成專門之學。然箋詩初非易事，必才、學、識兼備者始克勝任；才力低下、學識疏淺者不能爲也。

門人羅君時進，從余爲博士研究生。君有志三唐至清代詩學，積學覃思，多有創獲。其於許丁卯，精心探討十餘年，在《文學遺產》、《學術月刊》等雜誌發表多篇論文，並有專著《晚唐詩歌格局中的許渾創作論》付梓，又感於丁卯舊槧每多遺闕，淵源不清，真偽相參，且注本簡陋，行世不廣。君積數年之功，撰成近四十萬言之《丁卯集箋證》。余觀君稿，融校箋與考論於一冶，引徵廣博，疏解切當，考證詳核，非專心學術、邃密深沉者豈能造此境。舊集編帙，頗爲混亂。康熙朝彭定求等十人駐揚州詩局編校《全唐詩》，取錢牧齋、季滄葦遞輯唐詩稿本之長，其中丁卯詩分體纂輯，風貌獨特。今君稿更爲增廣，編成

十二卷，並輯附歷代評論，資料頗爲豐富，不惟舊貌一新，且甚便於學者研究與利用也。

唐代詩集整理，近年來成果累累，而《丁卯集》之整理本尚未得見，頗爲學界所矚目和期待。今君箋證稿梓行，填補此一空白，能促進晚唐詩歌以及唐代文學之研究無疑也。君囑余引咍，余故樂爲之而不辭。

歲在丁丑，仲冬之月，虞山錢仲聯撰。時年九十。

前言

一

許渾，生於貞元四年（七八八），卒於咸通初年（八六〇）稍後。字用晦，一作仲晦。行七。潤州丹陽人。

許渾的家世，《新唐書·藝文志四》記載為「圜師之後」，《唐詩紀事》卷五六、《郡齋讀書志》卷一八、《唐才子傳》卷七皆承此說。這一記載雖然簡略，卻是相當可靠的。

首先，宋人胡宗愈《唐許用晦先生傳》可證^(一)。《傳》云：「公諱渾，字用晦，譙國公紹五世孫也。祖諱自明，由平輿適雲陽邑西北陵，因仁其里而卜築焉。父忱，有隱德。」「譙國公紹」即許紹，兩《唐書》有傳。他兒時與唐高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為夷陵郡通守，政績頗著，後授硤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曾降敕書，以「通家曩好」相稱。紹生四子：善、伯裔、智仁、圜師。四子中圜師在唐高宗顯慶、龍朔間拜相，最為顯赫。《新唐

書·宰相世系表》列圜師三子：自牧、自遂、自正。這裏並未盡列，《舊唐書·許圜師傳》中提到又一子「自然」即可補。胡宗愈《傳》提及的「自明」，亦當是圜師嫡傳，與自牧等同輩。宗愈，北宋人，距許渾生活的年代不很遠，其叙許渾支胤所出，自當有據。

其次，金石銘文亦可佐證。一九八二年元旦在鎮江市東南丁卯橋附近發掘了一大型唐代銀器窖藏，有瓮、盒、盆、碟、碗、筷等共九百五十餘件。其中大多數銀器上鑿刻着「力士」二字。從有的銀器只刻有「力」字，未刻「士」字，可知「力士」二字非酒具名稱。再從「力士」二字鑿刻的部位看，不但刻在器具底部、圈足內外這些不顯眼的地方，而且還刻在勺柄、箸等上部明顯之處，且唐代銀器並無「物勒工名」之制，則又可知「力士」二字並非工匠名或貢品名。這一刻在器物某一部分，任意以其中某一字來標誌私物的銘文必當是主人的名字。唐代「力士」最著名者莫過於高力士，然其為潘州人，原是嶺南馮盎魯孫，聖曆元年由嶺南入京，天寶初進封渤海郡公。史籍所載，皆未見其與潤州京口有關的行跡。而許渾恰有別墅在潤州丁卯橋，《丁卯集》即在這裏編纂。《元和姓纂》卷六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均記載許圜師有一姪（即許善長子）名力士，官至洛州長史，襲祖父譙國公爵位。這批銀器很可能是許圜師任宰相後許力士贈送的，後來代代相傳至許渾手中。

清康熙中許大定嘗編《許氏族譜》，該譜記載許氏傳承為：敬宗，字延族，唐右相，子

昂，昂子彥伯，彥伯子望，望子遠，遠子峴，峴子文騰，文騰子渾，渾子仲元，仲元子儒。此譜自峴以上，與《元和姓纂》卷六所載許氏高陽系統大致可以印證，然以渾爲峴之孫，遠之曾孫，則大有可疑。許遠以在安史之亂中堅守睢陽，遮蔽江南而播名當世，峴承其蔭，亦當爲聞人。至元和年間，韓愈尚有《張中丞傳後序》論及許遠及張巡「兩家子弟」事。若許渾果爲許峴之孫，許遠之曾孫，其世系必不可能失載於當時和稍後的史籍。再則王安石曾撰《許氏世譜》述及敬宗後人名顯者，唯稱許遠。許渾在晚唐詩名甚著，北宋時許渾詩甚爲流傳，若渾確係敬宗後人，許遠曾孫，王安石亦不應不提及。另外，許渾有胞弟，《丁卯集》中有詩可證，但該譜於峴以下俱載爲單傳，必誤。因此可知《許氏族譜》所載之許渾，爲後世修譜者杜撰而屬人，不可信據，《新唐書·藝文志四》稱渾爲「圜師之後」是毋庸置疑的。許渾有《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三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詩，在「賜第成官舍，傭居起客亭」句下自注：「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尋已舍官舍，今於履道坊賃宅居止。」岑仲勉先生在《讀全唐詩札記》中認爲「渾爲高宗相圜師之後，或即其六世孫。高宗常幸東都，圜師可得賜宅。」岑說是。胡宗愈《傳》以渾爲「紹五世孫」，即爲圜師四世孫，恐推定世系有誤。

許渾早年情況殊難詳悉。《烏絲欄詩自序》云：「余卅角業詩，長不知難。」胡宗愈

《傳》云：「公幼穎悟，善詩詞，頃刻千言，出人意料。」《宣和書譜》卷五有相似的記載：「（渾）邕角爲詩，已能超出童稚，及長秀發，頗爲流輩所推。」據此可知其聰穎早慧。《嘉定赤城志》卷三二記載許渾「嘗寓於台」。《唐才子傳》卷七對這一經歷亦有記述：「早歲嘗游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廣於非煙，躡石橋於懸壁，登陟兼晨，窮覽幽勝。」這段經歷大約在二十多歲時。此前許渾已初入科場，越中之游，使年輕的許渾頗生方外之思；不過，這並不可能改變他對仕進的追求。但這一道路似乎過於坎坷而漫長。在數次「下第泣秦京」之後，許渾踏上了「更攜書劍客天涯」的道路。長慶四年（八二四），渾北游塞上。寶曆元年（八二五）春抵薊門，惡節度使擁兵自重，旋返。文宗大和六年（八三二），禮部侍郎賈餗知貢舉，許渾應進士舉及第。《及第後春情》詩云：「世間得意是春風，散誕經過觸處通。細搖柳臉牽長帶，慢撼桃株舞碎紅。也從吹幌驚殘夢，何處飄香別故叢。猶笑西都名下客，今年二月始相逢。」自初入科場，忽忽二十餘年，此番及第，少年夢成，春風得意。

從大和六年（八三二）及第到開成三年（八三八）正式授官，其間許渾有一段仕途迂回。究其原因，許渾過禮部試後，未過關試，依例需到節度幕中擔任幕僚，得其論薦，方可釋褐。因此，開成元年（八三六），他受弘農公辟請，自潤州赴南海參盧鈞幕。開成三年

(八三八)春自南海歸京口丁卯橋村舍，初秋赴宣州正式除當塗縣尉。四年(八三九)秋攝當塗令，次年移攝太平令，旋擢爲監察御史。許渾在察院，剛方苛嚴，不肯阿附權貴，以至嬰鱗人主。後雖爲皇恩所宥，但終不能見容於權貴。會昌三年(八四三)，渾辭職東歸，責授潤州司馬。會昌六年(八四六)三月，武宗卒，宣宗即位，政治形勢發生變化。當年秋，許渾自京口西上干祿，大中三年(八四九)復拜監察御史。據《烏絲欄詩自序》，此次再莅察院，當年便「抱疾不任朝謁，堅乞東歸」。大中四年(八五〇)三月，在丁卯橋村舍將所作五百篇自編成《烏絲欄詩》。

史載許渾有任睦州刺史之經歷，因其詩篇中未見明確題識，故學人頗多致疑。今考金華朱集成堂刻《建德縣志》卷九《州府升遷表》「睦州刺史」題名，「許渾」記載於鄭承休與李文舉之間。另考宋陳公亮《嚴州圖經》卷一《賢牧門》後附題名：「鄭承休，大中三年十月自果州移刺睦州；李文舉，大中六年四月自宗正卿拜。」許渾之刺睦，則當在大中四年(八五〇)至大中五年(八五一)。大中六年(八五二)，許渾內擢爲虞部員外郎，在任數月即請疾分司東都。時值劉瑒任河南尹，許渾與之過從甚密，屢請爲之斡旋，一麾出守。大中八年(八五四)，以劉瑒薦達，任郢州刺史。十二年(八五八)三月，鹽州刺史劉皋遭宦官楊玄價誣構謀叛罪名被殺戮，「闔朝公卿，面折廷諍」^三，許渾亦作《聞邊將劉皋無辜受

戮》詩力訟其冤。咸通年間，渾擢爲侍御史再度入朝，曾往杭州秦望山壓勝。宋人范坫、林禹《吳越備史》卷一載：

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史許渾、中使許計賣壁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壓之。使回，望氣者言，必不能止。

這是有關許渾生平最後事跡的記載，其卒年蓋在此後不久。

二

在後世人們心中，許渾是一個心樂林泉、超逸遁世之士。陸游《讀許渾詩》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放翁此詩頗能說明後人眼中許渾的形象。然而，從其一生經歷來看，他的人世之願、求仕之心從未泯滅過。瀟灑江南，高蹈山林，則往往是暫時的，並且總深藏着「避世學相如」的良苦用心。察其深意，是對晚唐黑暗政治的回避與抗拒。綜觀《丁卯集》，始終深植着積極人世、要求建功立

業的思想感情。在《早發壽安濟水濟渡》中，他曾坦率地宣稱自己「會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謝人贈鞭》中，他熱情感謝朋友送來的蜀國名鞭，滿懷壯志地表示：「莫言三尺長無用，百萬軍中要指揮！」這種人世思想化作民胞物與的情懷，使他「軫念疲羸」（三），為慘死於戰禍的戍邊戰士吟歌當哭：「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塞下）這種人世思想融於正直的人格，使他不僅在人仕前敢以一介儒生奮筆成詩為受誣相國宋申錫訴冤，而且在老之將至，行將懸車時，不辭為劉皋無辜受戮痛斥宦官。而這種人世思想滲入憂患意識，更使其詠史、懷古詩涵融今古，成為不朽的歷史預言。試讀以下兩首：

《咸陽西門城樓晚眺》：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官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金陵懷古》：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

詩人登高望遠，透過古都荒涼歷亂的山河陳跡，追撫歷史的創痛。展示在眼前的正是當時朝朝瓊樹、夜夜璧月之地，而如今夕陽衰落，風雨欲作；滿殿千官貴胄，盡成荒冢野鬼；秦苑漢宮，六朝臺殿，連同紫氣皇祚，咸委綠蕪黃葉，禾黍積莽。詩人椽筆揮灑，牢籠着幾個世紀的滄桑遷變和人事殂落，以歷史映襯現實，給人以深刻的理性啟示。

許渾詩每涉懷古，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七云：「渾樂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懷古，已見壯心，故爲格調豪麗，猶強弩初張，牙淺弦急，俱無留意耳。至今慕者極多，家家自謂得驪龍之照夜也。」這裏，辛氏已參透了許渾「樂林泉」現象之後的慷慨壯心。這方面，清人陳維崧也有同樣的見解。《鈔唐人七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其九云：「大能感慨許丁卯，別有心情趙倚樓。誰說晚唐無妙詣，二公才調也風流。」蔡居厚《詩史》曾批評許渾詩「不干教化」，稱當時與「不涉道」的李遠賦並號「渾詩遠賦」^{〔四〕}。此說既無其它文獻可證，亦與許渾創作實際不符。

許渾詩的內容是多方面的，藝術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除詠史、懷古詩以外，紀行詩也

獨具特色。渾之一生，由於家境不寬，「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稀」（《將離郊園留示弟姪》），「萬里高低門外路，百年榮辱夢中生」（《題蘇州虎丘寺僧院》），其紀行詩寫作較多。他善於將無限心情融於景致，染出一幅幅深邃雋永的圖景。這些詩中，既有如《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這樣的全篇佳構，更每有清新跳脫的秀句，如《潼關蘭若》「遠帆春水闊，高寺夕陽多」；《滄浪峽》「一聲溪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南海府罷南康阻淺行侶稍稍登陸》「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守風淮陰》「一潭明月萬株柳，自去自來人不知」。其神味濃鬱，清和純粹，可誦可法。《丁卯集》中可與之媲美的尚有送別與懷人詩。試讀《懷江南同志》：

南國別經年，雲晴波接天。蒲深瀉鶻戲，花暖鷓鴣眠。竹暗湘妃廟，楓陰楚客船。唯應洞庭月，萬里共嬋娟。

《謝亭送客》：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更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前者寫得朗潤含蓄，深摯感人，細膩的物態描繪，表現出思念友人的親切溫暖的感受和心馳神往的意緒，在「洞庭始波」的景象中抒發出「隔千里兮共明月」的美好感情。後首抒寫悵別之情，從去當人醉處寫不忍酒醒之別，再翻出「風雨下西樓」情之難堪，更甚於離別之時。胡次焱稱道：「纏綿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讀之，猶使人淒然，此詩家之妙。」（五）

許渾詩前人謂之「詩格清麗」（六）。所謂詩格清麗，主要指其偶對句穩，律切麗密，即便用拗句，也「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體中別自成律，不許凌亂下筆」（七）。這一顯著特點所形成的獨特詩格具有突出的詩學意義，成爲後世詩歌論衡的標的之一。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嘗云：「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疎影」，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七言律詩得一聯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界。」這裏的「許渾至語」、「許渾境界」主要是指許渾詩講究詩法的特點，即以功力爲基礎的圓穩清麗、整煉意工的詩格。我們可以從詞面排偶與聲調平仄來闡述這一詩格的特點。

先論詞面排偶。按照格律規定，律詩上下兩句（主要指領聯、頸聯的出句和對句）字面句式、詞性、詞義要一一對應，形成駢儷的對仗形式，以產生整齊對稱之美。上官儀、僧皎然在理論上概括提出「六對」、「八對」的名目，杜甫則以其創作實踐樹立了格律精細的

典範，大大提高了詩歌修辭藝術。晚唐詩人普遍重視詩歌形式，而許渾詩更專注地推研詞面，當駢儷處幾乎無不偶對工整，其中不少都堪稱精緻工麗，情辭俱佳。如地名對：「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送前緣氏韋明府南游》）史事對：「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題崔處士山居》）山水對：「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故洛城》）天文對：「星河半落巖前寺，雲霧初開嶺上關。」（《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次天姥岑》）數量對：「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色彩對：「雨中耕白水，雲外斲青山。」（《王居士》）花木對：「劉伶臺下稻花晚，韓信廟前楓葉秋。」（《淮陰阻風寄呈楚州韋中丞》）除以上內容外，人名、宮室、器物、飲食、人倫、方位、文事、干支，在許渾詩中無不成對，就形式而言，實字、虛字、聯縣字、疊字、雙聲、疊韻，無不可對。詩人在對偶形式中使事、詠史、寫景、狀物、抒懷，大都熨貼勻稱，工而能化，別具深心。在內容表達上，或各種意象相互補充，擴大表現範圍，增加感情容量；或形成對比，使淺近描述成爲突出的刻畫，加強表現的力度。這樣的對句體現了詩人的慧心妙腕和深厚的藝術造詣。但也有一些篇章中過分追求整煉對稱的美感，反失之板滯；有些詩通篇作對，缺乏流動之氣；有些就一句看，刻畫頗爲生動，但上下兩句卻有牽合之感，景與景之間跳躍斷續，缺少主體聯繫；有些詩意象對應固定，且得意之句重復使用，這些在

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美感表現。

再論聲調平仄。對仗亦要求上下句聲調平仄對立，使得抑揚頓挫，和諧有致。晚唐近體詩創作已臻成熟，用韻頗嚴，許渾詩更諳於韻律，黏對得法，平仄合轍，並時作拗體，以擊撞波折服用韻過於圓熟順滑的弊病，形成別具一格的「丁卯句法」。拗體在唐詩發展中初唐多見，乃屬不自覺而爲之，至盛唐杜甫吸收吳音，七言詩中以古人律，作有十九首拗體詩，「不止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沒，雖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方回批評江湖派詩人學用拗字，「喜許渾詩『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以爲『丁卯句法』，殊不知始於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之類是也。」（《瀛奎律髓·拗字類》）從創作繼承的角度看，此說不誤，但只看到繼承的一面，而忽視許渾對拗體詩發展的一面，則又未免偏頗了。杜甫的拗體詩，既拗之，或救或不救；許渾則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向規則化、通俗化的方向發展，除少數變易二、四、六字外，一般拗於三、五字上，且出句拗第幾字，對句亦以第幾字救，不使落調。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題崔處士山居》）一聯，出句第三字「有」字當平而仄，對句第三字「無」字當仄而平救之。「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咸陽西門城樓晚眺》）一聯，出句第五字「日」當平而仄，用對句第五字「風」字當仄而平，既免本句孤平，